



07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07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

郑保纯 孙长青 主编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7 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/郑保纯,孙长青 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354-3618-4

I. 2… II. ①郑…②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2592 号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 印张:23.25 插页:3

版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41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27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禁 屋 周浩晖 (1)
- 积骨岛惊魂 李 异 (33)
- 时间碎片 成 刚 (91)
- 单身婚礼 花想容 (105)
- 双 鱼 张 勇 (118)
- 壁 婴 胡西东 (131)
- 红衣娃娃 沈醉天 (154)
- 死人的脸 莲 蓬 (172)
- 六 条 小妖尤尤 (183)
- 壁 橱 林 川 (199)
- 摄魂影 快 刀 (216)
- 异 想 晗 光 (236)
- 惊梦危巢 鹤饲山 (268)
- 猎 物 公 子 (291)
- 女王蜂 楚 歌 (298)
- 奢华山庄的诅咒 漆雕醒 (304)
- 神偷黑猫 七根胡 (312)
- 微笑的艾丽莎 婉 嫔 (317)
- 致命铁盒 岑 靖 (342)
- 钻 戒 普 璞 (350)
- 编后记: 悬疑精神, 中国气质 编 者 (367)

禁 屋

周浩晖

1. 噩梦开始的地方

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，林娜依然无法忘记那间屋子。

她尝试过很多方法——搬离那个小区，没有带走任何一件东西，甚至和男朋友分了手，只因为他们曾经在那间屋子中温存过。

她想抛弃所有与那段生活有关的东西，从而摆脱那段恐怖的记忆，可她绝望地发现，这一切根本就不起作用。因为有一样东西是她始终无法控制的：睡眠。不管她如何折腾自己，总免不了有进入梦乡的时候，于是她便再次回到了那间屋子。

在梦里，她再一次看见灰蒙蒙的地板砖，惨白的墙壁，听见那挥之不去的男孩的哭声……接着，她看见那扇门被打开，男孩小小的尸体随之滚倒在地上，发出一声轻响。他穿一件绿色的毛衣，蜷着胳膊，两手张开，保持着扑在门板后的姿势，看上去像是一只硕大的青蛙。他的双眼也像青蛙眼睛般往外凸出，扩散的瞳孔如点漆般黝黑，渗出一种令人心悸的寒意。

林娜与男孩的双眼对视片刻后，在惊叫中醒来，浑身颤抖，大汗淋漓。这样的场景在夜晚一遍又一遍地上演，将她逼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这天，林娜照旧带着一身的冷汗去摸床头的台灯——可是她却摸了个空，然后隐约听到了男孩凄厉的哭声。林娜骇异地屏住呼吸，在死一般沉寂的夜色中，这哭声越来越清晰。林娜的头皮一阵阵地发麻，她“腾”地从床上弹坐起来，惊惧万分地瞪大了眼睛，周围的情形几乎要让她尖叫出声了！

林娜在惨白的月色当中，看到了熟悉的床、熟悉的柜子、熟悉的书桌……林娜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间屋子，回到了噩梦开始的地方。

她使劲掐了掐自己的大腿，一阵痛感传来。这不是梦。林娜没时间去思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只有一个念头：赶快跑出去！于是她哆哆嗦嗦地下了床，连鞋也顾不上穿，直接跨到了卧室门边。当门被打开之后，男孩的哭声更加清晰地传了过来。

林娜硬着头皮走出卧室，来到客厅里，发现这里也是一样，一切都和梦境中反复出现的场景一模一样。

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。对面房间的门紧紧关着，哭声正是从那里传出的。林娜不敢想象在那扇门后面会有怎样可怕的场景。她扑到客厅的大门边，用颤抖的手摸向铁门上的转锁。

只要能转动那把锁，她就可以打开眼前这扇厚重的防盗门，然后逃出去，把那阴魂般萦绕的哭声、那被恐怖团团笼罩的房屋远远地抛在自己的身后。

可是防盗门显然是被锁住了，林娜使出全身力气与门锁较劲，最终，她放弃了这种无谓的努力，呜咽着坐在一边。男孩的哭泣声仍在不断传出，恐惧像冰凉的潮水一样压向林娜。

突然，林娜想起了什么，她扑到墙边，摁下了铁门旁的一个开关。日光灯跳跃了两下之后，照亮了客厅。灯光驱散了一些恐怖的气氛，也使得林娜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放松，她的思维能力略有恢复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娜慢慢地想起了一些东西。

昨晚下班之后，自己去了公司附近的酒吧喝酒，喝得并不算多，却很快就醉了。她似乎撒了酒疯，引来很多人围观，人们的议论声中夹着一个清脆的童声。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，逐渐进入了那个熟悉的梦境中。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在这里了。

是的，没错。林娜看看自己身上，这件衣服正是去酒吧之前换上的。林娜的目光随即又扫到一样东西，使得她惊叫了一声。

林娜的脖子上挂着一只红色的荷包，上面绣着一个金色的“福”字。她清楚地记得，那个男孩的脖子上就挂着这样一个荷包，听说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的東西。

这个荷包无可避免地让林娜想到了往事。她伸手把荷包扯了下来，正要远远丢开时，却忽然愣了一下——荷包里有东西！林娜慌忙把荷包打开，里面有一把钥匙！几乎没有任何考虑，她拿起钥匙就插向防盗门上的锁孔。钥匙进入了锁孔，可是无法拧动。林娜刚刚兴奋起来的心情瞬间凉了下去。又是一阵哭声在她背后响起，她忽然意识到什么，心脏马上被极度恐惧攥得紧紧的。

林娜慢慢拔出那把钥匙，转过头，瞪圆眼睛，骇然地看着对面房间紧锁的屋门——这钥匙并不能让她逃出去，而是用来打开对面那扇门的。

像一年前一样，男孩还在门后哭泣，要是当时林娜能够去打开那扇门的话，事情的结果便会大不一样吧？可惜当时她没有，那么这一次呢？

林娜犹豫了片刻，跑回刚才呆的卧室。她知道那房间中有一扇窗户，她可以通过窗户求救。林娜宁愿被人骂成疯子，也不愿再进入对面的房间。

可当林娜急切地拉开窗帘之后，她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。眼前的窗户外上密密麻麻地钉满了木板，仅从缝隙间隐隐透出一些光亮。

林娜打着哆嗦，她明白了，自己根本毫无选择。她莫名其妙地回到了这个屋子里，承受着未知的恐惧，没有任何退路。要想脱离这样的困境，只有打开那扇房门，去面对门后的哭声，解开其中的秘密。

这一切显然是早已设计好的。林娜已经逃避了一年，终于有人把她抓了回来，这个人会是谁呢？

林娜走出卧室，男孩的哭泣声像针一般扎在她的心尖上。她慢慢地向那扇门挪过去，动作僵硬得像一只毫无生气的木偶。从此时开始，她已经进入了一场游戏，一场可怕的、为别人所控制的游戏。

林娜停在门前，仍然没有勇气开门。“有人吗？谁在里面？”她带着哭腔喊道，可是回应她的只有凄厉的哭声。

当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，泪水也在林娜的眼中打转，她使劲咬着嘴唇，几乎都快要咬出血来。

终于，钥匙轻轻扭动了一下，“嗒”的一声，门锁开启。

门，悠悠地开了……

2. 被惩罚的人

林娜清楚地记得一年前的情形，那男孩从门后倒下，他一定是趴在门上哭泣再哭泣，直到生命熄灭的最后一刻。

不过这一次恐怖的场面并没有出现。屋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大床，哭声正是从床上传来的。林娜的第一反应便是开灯，可是按下按钮后，灯光却没有亮起。

借着微弱的光线，林娜看到床上盖着一床被子，耸起了一小块。床单是惨白色的，而被子则鲜红如血，在夜色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一年前，也是这样的被子，也是这样的床，被子下面是一具散发着浓烈恶臭的腐尸。

虽然现在是盛夏时分，但林娜站在床头，却全身都弥漫着刺骨的寒意。她努力镇定住情绪，伸出手，揭开了那床血红色的被子。

被子下躺着一个男孩，他平趴在床上，脑袋却转过了一百八十度，向屋顶仰着，两只空洞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哭声从他体内不断地发出。

林娜只觉得脑袋“嗡”地一热，心脏几乎跳到了喉咙口。不过只是一瞬，林娜便发现这原来只是一个仿真娃娃。林娜抓起那个娃娃，找到开关拨了一下，令人心悸的哭声终于停止了。

林娜刚刚松了口气，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忽觉右脚脚踝一紧，被什么东西牢牢地握住了。她骇然低头，发现那竟是一只从床下伸出的白花花的人手。这一下着实把林娜吓坏了，她浑身发软，惊叫着瘫坐在地上，两脚乱蹬，想要把那只大手踢开。

那只手终于松开了，原本垂着的床单也被掀起，显露出床下的情形。

林娜瞪大眼睛，看见床下蜷着一个男人，被捆得像粽子一样，嘴上贴着强力胶带。此时，他连连摇晃着脑袋，向林娜投来求助的目光。

林娜壮起胆子凑上前，揭开了他嘴上的胶带。男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显然是被憋坏了。

“你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林娜定下神，问了一句。

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？”男人说话还有些费力。他咽了一口唾液，说，“你先把我的松开好不好，我都快被勒死了。”

林娜并不认识这个男人，不过他的出现无疑消散了自己心中的恐惧和无助。只犹豫了一下，她便将那男人从床下拉出来，动手去解对方身上的绳子。

“那个小孩呢？”男人突然问了一句。

林娜略一愣：“不，没有小孩。”

男人眼中闪过一丝惘然：“可我醒来后一直听见有小孩在哭，就在这张床上。”

“那只是个会出声的娃娃。”林娜一边说，一边把娃娃抓过来给他看。

男人愤愤地抱怨了一句：“这搞的什么玩意？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”

林娜摇摇头，茫然地说：“我也是刚刚醒过来，在对面的那个房间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。”

男人身上的绳索解开了，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，舒展着被束缚已久的筋骨。可突然，他的动作凝固了。他瞪眼看着身旁的床，神情有些奇怪，接着他扫视四周，脸上的表情变得骇异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……这个房间……这是……”

林娜的眼角抽动了一下：“你认识这张床？你知道这个房间？”

“他妈的，这是谁干的？什么意思！”男人似乎被戳中了心中的痛处，突然显得非常激动。他挥舞着双手，气愤的神情中带着一种深深的悲凉。

林娜的目光却被他后腰上的一个东西吸引住了。“怎么了？”男人见林娜牢牢盯着自己，有些莫名其妙。

林娜伸出手，从他腰间取下了一件东西。那是一个荷包，红色的荷包，上面绣着一个金色的福字。男人的目光收缩了一下，他的心似乎被什么尖锐的东西深深地刺中了。

这只荷包中同样藏着一些东西——当林娜把荷包打开之后，她看到了一部手机和一张折叠好的纸条。

男人抓过手机扫了一眼，嘟囔道：“这不是我的手机。”紧接着他伸手在自己的身上摸了一圈，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：“我的手机，我的钱包，全都不见了！我们遇到劫匪了吧？”

林娜缓缓地摇了摇头，强烈的预感告诉她：这件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。她把纸条展开，快步来到客厅中，阅读起来。

男人也跟到了客厅中，迫不及待地追问：“这上面写了什么？”林娜抬眼瞥了对方一眼，反问道：“你叫刘洪？”

男人一愣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林娜一扬手：“这是写给我们俩的信。”

男人蹙起眉头，把脑袋凑了过来。两人的神色变得越来越沉重，因为那

封信是这样写的：

林娜、刘洪：

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自己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？当然我是知道答案的，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你们现在需要关心的，是怎样从这屋子里逃出去。

你们都很清楚，一年前在这屋子里发生了什么：一对祖孙曾在你们刚刚呆着的房间里相依为命。去年夏天，老人在一天夜里躺下后，突发脑溢血便再也没起来。男孩失去照料，被困在了那个房间中，忍受着饥渴与恐惧的煎熬。他太小了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哭泣，哭累了睡会儿，醒来了再哭，直到再也没有一点力气……

三岁应该正是在父亲怀里撒娇的年龄，可是那男孩的父亲在哪里？他把老人和孩子安置在冷漠的楼群中，竟然许久连电话也不打一个。男孩哭泣的时候一定叫过无数次的“爸爸”，刘洪，你却最终也没有出现。

即使这样，男孩也并非毫无生机。有个女孩正住在这个房间的对面，在同一片屋檐下，仅仅隔着狭小的客厅。这个女孩自然就是你，林娜。在那个寂静的夜晚，你一定听到了孩子的哭声，只要你去过问一下，这孩子的命运便会完全不同。但是你没有去！

男孩就这样在绝望中一点一点耗尽了生命，一朵稚嫩的花儿尚未开放，便在冷漠和残酷的世界中凋零了。他所需要的帮助是这么简单，简单得像给花儿浇上一杯水，可却没有任何人给予他这杯水。

所有的人都感到痛惜，可是，又有谁认真思考过他夭折的原因？

我希望能改变人们的想法，让人们感受到真正的震撼——就从你们两人开始。如果必须有人为男孩的死付出代价，我想不出谁会比你们俩更加合适。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你们将陷入当时男孩所处的困境中，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惩罚。

这套房子有两个门通往外界，一个在客厅中，一个在阳台上。现在那里都装上了厚重的防盗门，不仅打不开，而且隔音效果一流。林娜，你屋子里的窗户被木板封死，如果没有工具，是不可能撬开的。至于另外一个房间的窗户，虽然没有封上，但我也换了坚固的钢化玻璃，而且嵌入了墙体之中，所以你们没有任何逃生的出口。

你们和外界的联系也基本上被切断。我留下了一部手机。不过刘洪，既

然一年前你连一个电话也舍不得打回来，我现在有什么理由让你把电话打出去？所以我焊死了手机的拨号键，这个手机只能接听，无法拨出。

屋子里没有水，没有任何食物。好了，你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困境中。惩罚已经开始，你们慢慢去体会孤独、无助、绝望交杂的恐怖滋味吧……

林娜拿信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她抬起头，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刘洪。刘洪也在看她，脸上是同样的难以描述的神情：“原来你就是那个女孩……跟他们合租的女孩。”

一年多来，林娜最怕听的话莫过于这句“原来你就是跟他们合租的女孩”，这一下，林娜既愧疚又伤心，鼻子一酸，泪水涌了出来。

看见林娜的眼泪，刘洪的怒气找到了出口：“你明明听见了孩子的哭声……都没有去看一眼，最后，最后孩子就是死在房间门口！”

对方的责备反而大大驱散了林娜的愧疚，她止住泪水，不服气地反问：“你怪我？那你自己呢？你把他们扔在这里不管不问，我从来没见过你来过。”

“我怎么没来过！”刘洪见林娜诘问自己，情绪有些激动，嗓门儿也大了起来，“我来的时候你不在而已！”

“那几天如果你能打个电话过来，你儿子也不会死。”见刘洪这个样子，林娜冷冷地补充了一句。

这句话显然揭开了刘洪心中最痛苦的伤疤，他愣了一下，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：“我怎么会想到那么多？我的父亲和儿子都惨死在这里，你知道我什么心情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！我在外面辛苦奔波，都是为了谁？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谴责我？”

林娜看到刘洪手舞足蹈、情绪失控的样子，禁不住害怕地直往后退。刘洪却紧逼上来，一下抢过她手中的信，几把撕得粉碎，边撕边吼：“惩罚我？你凭什么？你自己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刘洪仰起头，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走了一圈，实在是找不到发泄的目标。他变得愈发癫狂，居然跑到客厅门口，用拳头捶那厚重的铁门：“你是什么混蛋……要惩罚我？你们为什么不惩罚自己！”

林娜远远地退在一旁，不敢再说任何话。刘洪又开始用脚去踢铁门。他和林娜一样，醒来时脚上都没有鞋袜。此时肉脚与铁门相撞，只能发出轻微的沉闷声响。这些声响却一下一下重重地砸在林娜的心头。她痛苦而又恐惧地抽泣着。

刘洪终于平静下来。他颓然瘫坐在地上，把脑袋埋在双臂中，肩头微微耸动着，发出似有似无的呜咽声。

林娜看着他，眼神中渐渐生出一些同情。她慢慢走上前去，在刘洪面前蹲下，伸手轻轻拉了拉他的胳膊。刘洪埋着头，蹭去了眼角的泪水，然后抬起头来，正遇上林娜清澈的目光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情绪渐渐恢复平静。

“好了，我们不要再互相指责，还是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吧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，因为刚才的疯狂举动，他脚上已经是青紫一片。

刘洪四下观察了片刻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林娜的房间。林娜也跟了进来，她想开灯，随即失望地嘟囔了一声：“这个屋的灯也不亮。”

“这应该是那个家伙设计好的。”刘洪恨恨地说道，“两间屋子里都没有灯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灯光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了。”说话间，刘洪拉开窗帘，露出了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木板。

“他妈的，他还真把这里的窗户封住了。”刘洪骂骂咧咧地用手去扒拉，但木板纹丝不动。

刘洪有些丧气地说：“去那边看看吧。”

那边，就是一年前惨剧的发生地。那个房间稍微大一些，屋外便是阳台，只要能到阳台上，那两人就有救了。

然而正像信上说的，通往阳台的出口也装了防盗门，锁得死死的。整套屋子里，只有和阳台相邻的那扇窗户没有封住，还留给他们一丝希望。

此时正值深夜时分，对面的楼上漆黑一片，林娜在如此境地看到这样的情形，觉得整个世界都毫无生机。不过很快她又心中一动，满怀期待地说：“只要等到天亮，对面楼上的人或许能看到我们。”

刘洪往外望了一眼，摇头道：“隔得太远了，恐怕看不清楚……而且就算有人看到了又怎么样？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我们是被困在这里。必须想办法到阳台上才行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推了推面前的玻璃。

这是老式的外推窗户，但受力后却没有一点松动的感觉。刘洪定睛一看，才发现铁制的窗框都已和窗架焊死在一起了。他屈指在玻璃上用力敲了两下，声音沉闷，他皱了皱眉头，对林娜说：“你去找找，看有没有什么坚硬的东西，我们得把这玻璃砸开。”

林娜出去，过了一会儿，刘洪听她在客厅中喊起来：“你来看看这个东西行不行？我搬不动。”

刘洪来到客厅，见角落中有个四四方方的东西，竟是一个小小的保险

箱。这箱子虽然不大，但通体都是由钨钢制成，颇为沉重，刘洪使足力气才把它抱了起来。两人一路把箱子抬到大屋的窗户前，刘洪稍微歇了口气，说：“你听我的口令，我数到三的时候，就一起把箱子扔到玻璃上。”

林娜点点头，两人慢慢聚起力量，数到“三”时，保险箱飞了出去，坚硬的箱体撞在窗户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但那玻璃只是微微颤了两下，丝毫未损。保险箱重重地落在地上，将木质地板砸出了一道凹槽。

两人躲开弹回来的保险箱。林娜失望至极地摇了摇头：“没用的。他没有骗我们，这是钢化玻璃，砸不碎的。”

刘洪的脸色也沉了下来，两人面面相觑，然后又不约而同地茫然四顾。夜色幽暗，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。孤独和恐惧在静谧中弥漫开来，冷飕飕地渗入了他们的肌肤。

信上描述的情形真实地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林娜只觉得一阵阵冷汗泛遍了全身。这间封闭的屋子突然间变得如此闷热，密不透风，几乎令人无法喘息。她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颤抖着问刘洪：“我们……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？”

刘洪没有回答，他扑到床前，拿起了之前被他丢下的那只手机，胡乱按了几下，然后气恼地将手机重新摔回了床上。他忽然又想起什么，忍着伤脚的疼痛一头扎进了卫生间里。林娜也惶惶然地跟了过去。她走到门口时，见刘洪双手撑在水池沿上，正缓缓地转过头来，他眼中布满血丝，脸上是彻底绝望的神情，从喉口挤出一个嘶哑的声音说：“……没有水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！这屋子里没有水……他，他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！”

林娜的心蓦地一沉，愈发觉得胸口憋闷得难受：在这样酷热的天气，如果断了饮水，他们的生命就处在岌岌可危的悬崖边缘。“为什么？”林娜带着哭腔问，“他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惩罚。”刘洪瞪眼看着林娜，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，“他已经说了，这是惩罚……我儿子是被活活渴死的，所以我们要面对同样的苦难。”

“我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委屈的泪水从林娜的眼里奔涌而出，“他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刘洪茫然怔了片刻，忽然问：“你一直都住在这个屋子里吗？”

林娜苦笑了一下，摇头说：“怎么可能？出事的当天我就搬走了……你知道，那场面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只想远远地逃开，永远也不要回来。”

“那你现在怎么会在这里的？”刘洪继续追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林娜再次努力思索着，但还是毫无头绪，“我下班后好像喝醉了，醒来时就出现在这里。”

刘洪点点头说：“我昨天加班走得很晚，离开公司时已经是十一点多了。经过一个地下通道时，我感到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，还没来得及回头查看，后脑勺就被重重地打了一下。以后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……直到你进入那个房间，把我救出来。”

“这是有预谋的。你看现在的屋子……还有我们的行踪，他一定准备了很久。”林娜抱着自己的肩膀，越想越觉得可怕，她睁大眼睛，可怜地看着刘洪，“要不我们再去试试吧，也许多砸几次，那窗户可以被砸开的。”

刘洪摇了摇头：“不可能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的眼角忽然跳动了一下，兴奋地说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或许有用！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林娜急切地问。

刘洪没有回答，他离开卫生间，再次回到了那间大屋中，将地上那个保险箱抱了起来，然后一撒手，保险箱重重地砸落在地板上，连三米开外的林娜都能感觉到脚下传来一阵震动。

“你这是……”林娜有些不解。

“现在是凌晨三四点钟。楼下的人一定会受不了的，他不是去物业投诉，就是亲自上来查看。”刘洪一边说，一边把保险柜重新抱起，又摔下，“——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有希望获救了！”

“对啊。”林娜恍然大悟，连忙抢上前帮刘洪的忙，一次次地把沉甸甸的保险柜砸在地板上。

七八个回合下来，两人都已经精疲力竭。林娜揉着胳膊说：“不……不行，我实在是……没……没力气了。下面的人应该听见了吧？”

“除非他是个聋子，否则不可能听不见。”刘洪顿了下，又说，“不过只这几下，下面的人说不定懒得动，骂两句就算了。我们还得继续砸，砸到他受不了为止！”

林娜点点头，正要再说些什么，寂静里忽然响起了一个稚嫩的童音：“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……”

3. 你们，是我的游戏

两人都吓了一跳。这首欢快的歌曲在此时响起来，带出一股无法言喻的

诡异感觉。刘洪和林娜一震，随即向歌声传来的地方看去。

他们同时看到了那只被扔在床上的手机。手机的来电提示灯不停地闪烁着，在黑暗中显得尤为炫目。刘洪腾地弹了起来，一把将手机抢到手里，立刻按下了接听键：“喂？！”

“你是刘洪？”一个低沉的男声从话筒中传了出来。由于周围很安静，一旁的林娜也能听见对方的声音。

“你是谁？”刘洪立刻反问。

“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和你说话。请你把电话交给身边的那位小姐。”那个男人虽然用了一个“请”字，但是口气中却丝毫没有商量的意思。

“他妈的，就是把我们关在这儿的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刘洪有些控制不住，激动地叫了起来。

等刘洪的叫声停下来后，对方才又冷冷地说道：“我等十秒钟，如果听不到林娜小姐的声音，那我将挂断电话，而且再也不会打过来。”

刘洪愣了一下，抬眼看了看林娜。林娜伸出手，轻声但坚定地说：“给我吧。”

刘洪悻悻地将电话交到了对方手中。林娜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：“你好，我是林娜。”

没有回应，屋子里死寂一片，林娜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片刻后，她终于按捺不住，又怯生生地“喂”了一声，几乎与此同时，那个低沉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。

“你们楼下那间屋子没有人，我建议你们不用再白费力气了。你们只能参加我设定好的游戏。好了，我先讲我的规则，不容违背的规则。第一，所有的电话都要由你接听；第二，你只有听我说的权利，没有提问和插话的权利，否则……”

林娜忍不住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她的提问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：对方挂断了电话，听筒里传来单调的“嘟嘟”声。

“他挂断了？”刘洪抢过电话放在耳边听了一下，懊恼地将电话扔到床上，嘴里嘟囔着，“你不该提问的！你违反了他的规则！他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他一定通过某种方法监视着这里。”说着，刘洪走到窗口，向外看了一会，但没有什么发现。

林娜茫然无主地问：“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刘洪烦躁不安地来回走了几圈，然后停下脚步看着林娜：“这只是一个警告，他肯定还会打过来的。”

果然，他的话音刚落，那“铃儿响叮当”的歌曲声便再次响了起来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目光既兴奋又忐忑。

“你来接！”刘洪拿起电话递到林娜手里，同时郑重其事地嘱咐道，“记住，什么话也不要说，听他的。”

林娜点点头，把电话贴在耳边，同时按下了接听键：“喂？”

“我只给你一次犯错的机会，如果你再违反规则，就永远不会接到我的电话了。”那个声音冷冷地说，“所以，在我说话的时候，你没有开口的权利，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……明白。”林娜回答得非常小声，生怕这句话也会犯了对方的忌讳。那个人又开口道：“好了，现在你听我说，听仔细了……”林娜竖起耳朵，刘洪也把身体努力地凑了过来。

“……你们应该很清楚了，这间屋子是完全封闭的。以你们自己的力量，不可能逃出去。你们必须借助外界的帮助，可是外面的那些人，他们会帮你们吗？一年前，那个孩子处于和你们相同的境地中，然而他最终只能悲惨地死去。那么，你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和那个孩子一样。你们也有一些逃生的机会。至于结果如何，取决于两个方面：外人对你们的关心以及你们自己所做的选择。林娜，一年前正是你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悲剧的发生，所以在今天的游戏中你将成为主角，所有的选择都由你做——这也是我制定的，不容违背的规则之一。刘洪，一年前你放弃了照顾老父幼子的义务，所以你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，在以后的时间中，你必须听从林娜的安排。”

刘洪瞥了林娜一眼，似有不满却又无可奈何。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，炎热的天气加上刚才那番剧烈运动早已使他口干舌燥。

“你们现在一定很渴，是吗？”电话中的男子似乎对二人的窘境了如指掌，他嘲讽似的问了一句，又说，“在这个房间的顶柜中有一小桶水，你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它，不过，你们会用这些水来解渴吗？我在防盗门的门脚磨出了一些缝隙，所以那扇门并不能防水。林娜，这就是你面临的第一个选择，该怎么做，由你决定。”

话刚说完，电话便挂断了。林娜和刘洪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顶柜，喉头干涩地咽动着。

刘洪搬来板凳踩了上去。打开柜门之后，他兴奋地低呼了一声：“他没

有骗我们，真的有水！”林娜看着刘洪将一小桶水抱了出来。那是市面上经常看到的，四升容量的桶装矿泉水，虽然不算很多，但足以解一时之渴了。

“你先接着。”刘洪把水桶交到林娜手中，目光却盯着顶柜里面，“这里好像还有别的东西。”

林娜捧着那桶水，觉得口舌之间烧得厉害。而此时刘洪抱着一个箱子似的东西跳下了板凳，右手中还抓着一副耳机。

“这是一个……小冰箱？”刘洪把耳机扔到了床上。

林娜也看出来，那是一个车载的便携式小冰箱。“这也是那个人留下来的吗？”她眼睛一亮，“里面是不是有吃的东西？”

刘洪连忙打开冰箱门，可令人失望的是：冰箱里空空如也，并没有任何东西。他恨恨地把冰箱摔到床上：“他妈的，一个空冰箱，有个屁用！”

“先喝水吧，我都快渴死了。”林娜正被生存欲望深深地折磨着。

“不……”刘洪把水抢在手里，贪婪地抚摩了两下。“这桶水不能喝。”他嘶哑着嗓音说，“我们要靠这桶水逃出去。”

“什么？”林娜莫名其妙。

“你没听他说吗？屋子的门底是可以渗水的，他在提示我们！如果我们把这桶水从那里倒出去，水会漫到门外的楼梯走道上。外面有人看见的话，他会认为这屋子里没有人，屋内发生了水管爆裂或是什么的，只要他通知物业，物业想办法把屋门打开，我们就能得救了！”刘洪一口气说完，语气非常急促。

林娜恍然大悟，这才明白刚才电话中提到的“选择”是怎么一回事。喝水解渴？还是把水倒出去以换得获救的机会呢？可是林娜也担心，要是水倒了出去，没有人救他们怎么办？“那不是我们俩能左右的事情。”刘洪眯起眼睛看着她，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但是，这种机会绝对不能放过。”

林娜的目光只盯着那桶水：“那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不，我的意思没有用。”刘洪打断了林娜的话，“必须由你来做决定，这是他定下的规则。”

林娜苦笑了一下，如此艰难的抉择她倒宁愿让对方来做。“我们……不能少喝一点……把剩下的水倒出去。”林娜觉得这个主意似乎可以两全。

刘洪叹息着摇摇头：“如果渗出去的水太少，那我们的计划就没有意义了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水会蒸发得很快，我们每喝一口水，获救的希望便减少一分。如果不能获救，我们喝再多水都没用。因为水总会喝完，我们